

春风小说·绝对爱情系列

爱情 歌谣

何小竹 著



*Aiqing
Geyao*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春风小说·绝对爱情系列

爱情 歌谣

何小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歌谣/何小竹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13-2415-6

I. 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07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7\frac{7}{8}$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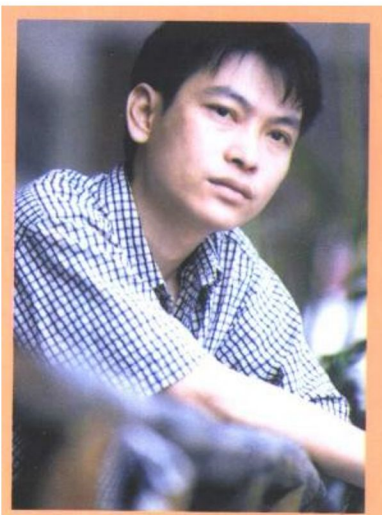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415-6/I·2117

定价: 13.00 元



何小竹

男，1963年生。曾参与“第三代人诗歌”，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出版有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两种。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中、短篇小说《圈》、《明清茶楼》、《飞机从天上飞过》、《小但家的聚会》、《“女巫”系列短篇》等。现居成都专事写作。

第一章

崔玉走了

1 回想起来，我认识崔玉的故事，实在是与许多人的故事都太雷同了。

前不久，我去重庆刘太亨那里玩，在他开的“香积厨”餐馆，遇见了他的前妻。我问石光华，太亨前妻也是写诗的？石光华说，不是。那他们怎么认识的？我很好奇。石光华说，太亨前妻是重百的售货员，太亨去买东西的时候看上的，然后……不用说我已经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认识崔玉，也是这样。那是1986年6月1日，我从春熙路的川港影楼走过，看见一大帮人围在影楼的橱窗前往里面看。我那天也没什么正经事，过儿童节嘛，天气又好，随便转着玩，于是也像乡下人一样的凑上去，往橱窗里面看。这一看就看见了崔玉。当然，崔玉这名字是几天后才知道的。一个

高挑的、穿着紧身衣裤的漂亮女人，正在给一位新娘化妆。她太性感了。新娘披着婚纱坐在椅子上，她弓着身右手握着一支唇线笔，大腿和臀部绷得很紧，那一种曲线使我想到某种可以吃的食物（食物的名称是我认识崔玉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才想起来的）。新娘长得很一般（其实我们也很少看见长得漂亮的新娘）。我相信往橱窗里看的人也跟我一样，不是在看新娘，而是在看给新娘化妆的女人。我当时就感觉到，我已经被这个女人打晕了。我昏昏沉沉地离开川港影楼的玻璃橱窗，在附近的一间水屋找了个空位坐下。我要了一份草莓冰激凌。冰激凌放在桌上，我并没去动它。周围是妈妈带着她们手握气球嘴上涂着口红的孩子。孩子们在看我，也看我桌上正在静静融化的草莓冰激凌。我知道，我在微笑，呆呆的眼神，那微笑在孩子们看来，一定很傻。那个下午，影楼那个化新娘妆的女人的身影，在我的心里泛滥起一片童心。我甚至想到，如果需要的话，我真能够马上大哭一场。随着冰激凌的慢慢融化，我也在一点一点的体会那种被打晕的幸福感觉。水屋里很拥挤，但我旁边却有位子空着。妈妈们都带她们的孩子到我旁边来坐。她们躲到一边，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大约下午6点过，我才想到，应该去电话亭给小但打个电话。所以，应该说，小但是1986年6月1日，我被打晕后，第一个见到我晕晕乎乎的样子朋友。其次就是马小兵、啤酒、帅克，最后才是乌家学。

是啊是啊，我也说，第一次约崔玉出来，就是在蓝吧。

我也还记得，崔玉那天仍然是一身紧身衣裤的装扮，只是颜色与6月1日那天不同。我已经不是初恋，也早不是处

男了，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一种严重的慌乱。这种心理和生理的反应真是太糟糕了。我本来是语言很多的人，但那天晚上当我说完一句“你很漂亮”之后，就无话可说了。我怎么以那么傻的一句话开头呢？这让我很生自己的气。崔玉一点也不配合，她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对我的尴尬与绝望毫无怜悯之心。我没敢正视她的脸，但我脑子里全是她放大的五官。她坐在我的对面，丰满的双乳在紧身绒线的包裹下正好浮现在桌面。而我为她要的那杯鸡尾酒，也正好搁放在她浮现在桌面的双乳之间。我甚至开始讨厌这种恋爱的感觉了，因为它让我喉头特别的干涩。其实我知道，这时候小但、马小兵他们就坐在钢琴的那一边。这是早就预谋好了的。

是啊是啊，乌家学说，那天我们也很意外，没想到你的发挥竟会那么失常。非想办法解救你不可了。于是那几个人就从钢琴那边走了过来，惊喜的（有点夸张地）喊我的名字，并大声地提到在什么什么杂志看见我写的诗了，好得不得了。那时我还没有到《家庭与生活》杂志社去当编辑，但我已经开始写诗了，这是事实，而且，那些诗全成就小但他们几个看过，还一次公开发表的荣耀都没有。他们就那样咋咋呼呼地坐在了我和崔玉的中间，还把他們桌上的半打啤酒也移了过来。他们根本就不看崔玉，好像她不存在似的。但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说给崔玉听的。以至于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穿。小但说，我表妹也相当崇拜你啊。乌家学说，柏桦最近十分推崇你的诗，柏桦说，张乐的诗可望超过张枣。听到这些“媒子”（托儿）的话，我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惶恐地看崔玉的反应，她的脸上倒是少了好多矜持，眉眼也变得舒展起来。当马小兵说，

张乐，你娃二今后要是中了诺贝尔文学奖，别忘了我们哥们呀……的时候，崔玉终于笑了起来。她说，你们就别演戏了。

崔玉其实是一个蛮开朗蛮随意的女人。她甚至是幼稚和天真的。她喜欢上了我的这些朋友，我的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她。崔玉说，她是因为我的这些朋友才喜欢上我的。这叫我哭笑不得。那一年，我已25岁，崔玉20岁。我问她，以前有过男朋友吗？她说没有。为什么？她说，因为她的工作环境，她能够接触到的男人都是结了婚或正准备结婚的。我就笑了。我又问她，你不会告诉我你还是个处女吧？她没有说话。过了好久她才问我，这是不是很重要？那语气让我又一次感到了无地自容。我说，当然不重要。

三个月后，事实证明，崔玉是个处女。虽然我已说过这没什么，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小但和乌家学他们，他们说，那你虾子得准备结婚了。是啊，我当时也没认为这有多么严重，因为我是真的爱她。现在，你们这帮家伙都还单身着，而我的老婆却离家出走了。

21992年那一天，我昏昏沉沉地站在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惟一清醒的意识就是，找人说一说我老婆离家出走的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但。那时小但正忙着筹办图片社。我打了两个传呼，都不回。我坐在火车北站广场东边的一个报摊旁，情绪极端沮丧。我又挨个打传呼，最后是乌家学回

了我。那一年乌家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当天晚上我们泡在蓝吧，喝了两瓶红酒。蓝吧的音乐在当时是最好的，所谓最好，可能就是最适合我当时的心情的。我老婆离家出走了，背景音乐是美国乡村歌曲，间或也穿插几首如《教父》、《卡萨布兰卡》那样的电影音乐。乌家学五音不全，但他热爱歌唱。那一年，他最喜欢哼唱的就是《教父》里那首西西里岛的民谣，虽然旁边人不大听得出他哼的是什么曲调，但我一听就知道，是西西里岛的那一首。结果那天晚上就是这样，乌家学一边听着我的倾诉，一边帮着我回忆我在1986年追求崔玉的那些白天和黑夜。是啊是啊，乌家学说，你追崔玉的时候，我们帮了你多少忙！是啊是啊，我也说，第一次约崔玉出来，就是在蓝吧。蓝吧是成都最早的酒吧，1986年，好像成都就只有蓝吧。现在的蓝吧和当时的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我和崔玉就坐在靠钢琴也靠窗子的座位上，桌上点了蜡烛，崔玉的表情十分矜持。那已经是6月12日，两个星期的死缠烂打，才终于将这位女化妆师约了出来。

这个乌家学，记性真的好。

老婆离家出走了，总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1992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生活中应该有一个老婆。1988年，我和崔玉结婚，真是一件喜事。我们搞了一场家庭舞会，有男有女，7月份的天气，大家贴在一起，不觉得热。崔玉那天很高兴，她被我的那些朋友轮番请着跳舞，朋友们都把她贴得很紧，她出了很多汗。我那天也没闲着。小但说，你要不自由了，今天应该狂欢。于是，我把小但带来的一个女朋友抱得很紧。马小兵、啤酒、帅克，还有乌家

学，他们都带了女朋友来。我是他们中第一个结婚的。那天我们玩了个通宵。崔玉说，结婚真好。

3 我老婆刚离家出走的那一段时间，我可以说是每晚上都泡在蓝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空气空前活跃，有想法的人都在跃跃欲试。蓝吧的空气也在经历了两年冷清之后，再度活跃起来。小但是朋友中先于大家“下海”的。我老婆离家出走的时候，小但的梦幻图片社已经筹办出了一些模样，执照还没全办下来，就接了一单拍挂历的活儿，这使得他与我形成明显的反差，也就是说，在我情绪万分低落的时候，他却正当春风得意。在蓝吧的那些夜晚，只要有小但在，我们听见的都是他的夸夸其谈，谈改革，谈市场经济。这样，小但在蓝吧的朋友圈子也就一圈一圈地在扩大。而我和乌家学，好像都不大接受小但的那些新朋友。我还在《家庭与生活》杂志社上班，还在编着婚姻、爱情什么的文章，这对我自身的境况而言，显得特别的讽刺。乌家学表面没动，还在川棉厂做他的宣传干事，但他告诉我，成都正在筹建一个经济电视台，他准备去试一试，应聘节目主持人。我很愧疚当时我没有对乌家学的这一志向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虽说五音不全，但普通话却是朋友中说得最好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小讲普通话，长大了才学说四川话的。乌家学对我的冷淡似乎并不介意，他照样陪我喝酒，听我倾诉（唠叨）。我很感动，到开始有卡拉OK的时候，我第一个为他唱了一

首《这样的朋友》。

也许是受蓝吧气氛的感染，常在蓝吧泡的一帮人去人民南路蓝天宾馆楼下开了间新的酒吧，叫啤酒馆，自己做起了老板。那以后，我们一帮朋友也就成了啤酒馆的常客。小但的挂历赚了一笔大数目的钱（1992年，那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这使他能够经常在啤酒馆买单。自从活动场地由蓝吧转移到啤酒馆，我的心情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那些伤心事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不那么伤心了，我开始敞开地喝，喝得哈哈大笑，直到烂醉。每次在我哈哈大笑的时候，小但就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加盟他的梦幻图片社。他说，下海吧张乐，改革的风吹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大，如云的美女看花你的眼，吃不完要不完，赶快行动吧。小但还说，杨黎、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一帮“非非”诗人都下海办公司了，柏桦也辞职了，你一个破杂志的小编辑，有什么放不下的？

是啊，现在连老婆都跑了，有什么放不下的？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自从结婚之后，我就习惯什么事都让崔玉拿主意。朋友们都说我越来越懦弱（或者说叫懒惰），但我真心喜欢这样的懦弱（或懒惰）。今天要不要吃点炖汤，崔玉拿主意；是看美片还是港片，去锦城艺术宫还是四川剧场，崔玉你说；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留不留胡子，要不要洗澡，崔玉说了算。现在，要不要辞职，这么大的事情，崔玉不在身边，我怎么拿得了主意？

4 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问起过，我老婆为什么会离

家出走？直到有一天，小但当着我新认识的三个女孩的面，才突然问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说，你问吧。小但便问了，你老婆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到这时候，我也才觉得，该是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前不久，我还在电话里问过崔玉，你当时是不是可以不走？她还是说，必须走，没别的选择。我又问，如果不走，会是什么结果？崔玉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不知道，但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结果。

“非要这样吗？”1992年，我也是这样问她。

“是。”她当时正将一副银灰色的胸罩往旅行包里放。

“我觉得，”我很艰难地用一种低沉的嗓音说，“经过这么一段时间，我可以不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了。”

“也许你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我不行。”

“我可以相信你，这是真的。”

“不，这已经不是你的问题。现在是我相信不了我自己。”

崔玉的旅行包已经收拾好，她把它放到靠门的地板上。她收拾衣物的时候虽然还在和我说话，但眼睛却并不看着我。她不用眼睛看我已经有日子了，包括这期间我们偶尔地做爱，她的眼睛要么闭上，要么看向一个很虚的地方。

“要是我发现那些照片就马上烧掉，要是我一直就装着不知道，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呢？”

崔玉看我的目光略微弯曲了一下，嘴角随之泛起一丝微笑。

“这是注定了的，张乐。”她说。

5 崔玉走后不久，成都就下了一场雪。大前天和朋友中茂夫妇在顺兴老茶馆吃饭，他还说起，对1992年成都的那一场雪他印象很深。1992年，雪下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崔玉，而且我才觉得，之前我认为是“已经不那么伤心了”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崔玉喜欢雪。崔玉经常对我说，从前成都是每年都要下雪的。她所说的从前，其实就是解放前，或者说叫旧社会，就是巴金写《家》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巴金在成都的老家是栽了很多梅树的大院子，梅表姐就在这个大院子的梅园中赏雪，也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气绝身亡的。崔玉不是一个特别爱好文学的人，但她读过《家》，而且反复地读。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就是喜欢里面写了下雪。在崔玉成长的阶段，成都这个城市，下雪的事情已经是十分罕见的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崔玉是一个怀旧的人，也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我还听她说，小的时候，她父亲差点就送她去学川剧了。我也想，要是去了，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青衣或者花旦。

雪大概是午夜开始下的。下雪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小但是第一个告诉我外面下雪了的人，我几乎还在梦中，被传呼机闹醒，草草地裹了件大衣，穿一双棉拖鞋，跑下楼去杂货铺的公用电话回传呼，一出楼道我就看见，下雪了。我问小但传我有什么事？小但说，他想告诉我下雪了。我说我知道下雪了。小但问什么时候知道的？我说，就是下楼给你回传

呼知道的。小但就说，那等于还是我先告诉你的。我已经冷得发抖，我咬着牙说，就他妈算是吧。然后，我飞快地跑上楼，重新钻进了被窝。

就是在我重新钻进被窝的片刻之后，我开始感到了那一种伤心的东西往心头袭来。崔玉多年来就有一个梦想，她说，下雪的时候，我们烧一炉火，在屋子里做爱。她说这话，是在1986年9月9日，一个大家认为吉利的日子。这天，这城市有很多人准备举行婚礼，崔玉要在影楼给成群结队的新娘化妆。这天也是我第一次和崔玉做爱。头天她就在电话上告诉我，明天天不亮她就得去上班。我就说，我睡个懒觉之后，给你买好吃的来。这天的确是阳光普照。我醒来的时候窗外十分明丽。我去半边街买崔玉喜欢吃的奶塔，就已经看见一个迎亲的车队从街上过去了。当我提着奶塔走到人民南路主席像的时候，又一个迎亲的车队从我的身边过去。铜火锅酒楼的门口，也撒满了彩色的纸屑。我想，这一天我的心情也像新郎般的好，尽管那时我还并不知道，我和崔玉第一次做爱的机会像一片彩云一样，正向着我漂移过来。

那天是这样开始的：

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最后一个新娘坐上彩车走了。崔玉坐在化妆间的椅子上，弯着腰吃我带去的奶塔。她的侧面是镜子。我背靠在另一张镜子前，既看得见坐在我面前的她，也看得见旁边镜子中她弯着腰的侧面。她看上去很疲乏，这似乎也是她长时间那么一小口一小口吃着奶塔的原因。化妆间还有两个比崔玉年龄大一些的女化妆师，她们在

收拾化妆包。她们还在评价今天那些经她们的手塑造出来的新娘。有些话听上去是很刻薄的，比如，说某某新娘的皮肤干燥得像蛇皮，什么粉上去都揉不匀；某某新娘有狐臭，把人眼泪都熏出来了；还有几个新娘的胸脯收拾了半天也收拾不好，那乳房也不知是怎么长起的，气鼓鼓的难看死了；唉，真是要同情那些新郎了。那两个女人边说边咯咯地坏笑。从她们的脸蛋和身段看，我也没看出来她们从哪里滋生的优越感。我想，我也真是要同情她们现在的丈夫或者未来的新郎了。

崔玉没说话，她还是弯腰坐在椅子上，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她的奶塔。直到那两个同伴收拾停当，提着化妆包向她挥手道别并走出化妆间去，崔玉才直起腰来，将最后一点奶塔轻轻地塞进嘴里，嚼了嚼，说：两个瓜婆娘。

在成都话中，“瓜婆娘”就是傻屌。这也是我认识崔玉后第一次听她说这么粗的话。她看上去情绪十分地波动，个中原因我并不清楚，我想她是工作累了。我绕到她的椅子背后去，给她捏肩，揉背。她那时候留的是短发，我从背后能够看见她那很有曲线的脖子，以及迎着光线而呈现出半透明的耳朵。可爱的耳朵。我开始揉捏她的耳朵。先是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耳朵的耳垂，尔后，加进中指和无名指，以反时针的滑动，揉抚其耳轮。当我刚要往深处刺探和摩挲的时候，崔玉已经哭出声来。我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其实已经有过和两个女人的经验了，但眼前的突如其来还是让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慌乱和无措。我的拇指加上其他手指在一个长得不得了的片刻，僵持在她耳朵的附近，显得毫无作为。我们虽然已有近三个月的热恋，但就在那一刻之前，我的拇

指以及其他手指相距崔玉的乳房还是那么的遥远。我们在夜晚的街角，宿舍的楼梯上，公园的两棵银杏树的背后，电影院放映厅倒数第一排的椅子中，我们都有过拥抱、亲吻和抚摩。就是眼前这影楼的化妆间，我们相互站着贴在一起的次数也不下五次六次。但我的手指，每到动情之处，却总是被她的手指所按捺、抵挡，随之挪移到一些比较不那么敏感的地带。现在，片刻之后，崔玉的哭，终于融化了我的僵持，我的手指被解放出来。虽然我至今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候那样没道理地哭，但我知道，她那天的哭，肯定与我抚摩她的耳朵无关。

我是在我姑妈家完成的第一次做爱。我知道，这样的做爱地点在80年代与许多朋友的经历又是十分的雷同。就我自己而言，无疑也是一种重复。前面两个女孩，我也是带到姑妈家做的。我一直跟父母住一块，结婚之前，我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我姑妈是单身，就是说，我姑妈当时已经是一个39岁的老女人。是不是老处女我不知道。有一次小但问我，你姑妈是不是老处女？我对他这样地问很生气。我爸爸说，你姑妈年轻时候相当漂亮。于是我就想，姑妈在感情上一定遭受过大挫折。姑妈外表冷漠，但其实是个好脾气的人，尤其对我。她在晚报做文化新闻记者，认识不少名人。说起来，她自己也已经这城市的一个名人，晚报上每天都能看到“本报记者张艾玲”。80年代，她拿着她的记者证，带我去看过很多一般观众看不到的电影和舞台演出。她还鼓励我写诗，在1985年，她带我去认识了欧阳江河和翟永明。所以，她也十分乐意在她外出采访的时候，将她房间的钥匙交给我，名义上说是让我帮她给阳台上的花浇浇水，但姑妈

每次把钥匙放到我手上的时候，总是要会意地看我一眼，好像她完全知道我拿了钥匙，除了浇花，还要派上一点别的什么暧昧的用场，这让我既温暖又羞愧。

那天，崔玉在影楼的化妆间拼命地流着眼泪，我也就拼命地吻她的嘴唇。她的整个脸已经被眼泪弄得稀里糊涂的了，而我的手也完全地变得情不自禁。我说，到我姑妈家去吧。崔玉听我说起过我的姑妈。我们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往玉林小区跑。那是城南新开辟的一个住宅小区，1986年，它与城区之间还隔着一些稻田。我们像两把骑在自行车上的干柴和烈火，一路呼啸着蹿向我姑妈的房间。站立在七楼门口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呼呼地喘气。我在兜里摸出钥匙，竟然紧张得不能将钥匙插进锁孔。是不是钥匙拿错了？崔玉也很紧张。我又看了看手上的钥匙，他妈的，就是错了。应该是那把旧一点的。我找对了钥匙之后，我说，崔玉你来。我让到一边，把钥匙塞到崔玉手上。崔玉握着钥匙的时候，脸非常的红。门终于打开了，我也顿时松了口气。

姑妈的房间，完全是崔玉喜欢的那种，1986年扑面而来的小资气息。崔玉的双脚踩进我姑妈的棉绒拖鞋，脸上便荡起一股柔情。她捧起姑妈的一只水杯，那水杯是雕花玻璃的。我马上将那水杯冲上了滚烫的果珍。崔玉坐到了姑妈平常躺着看书和看电视的沙发上，并拿过那只可当枕头的玩具大熊猫抱在怀里。我说，我姑妈是属熊猫的。然后，崔玉跳起来要去欣赏墙上我姑妈的那些小镜框。那些相片全是我姑妈和各类名人的合影。有川剧名角陈书舫、晓艇，舞蹈演员王玉兰，电影演员潘虹、刘晓庆，导演米家山，作家艾芜、周克勤，诗人孙静轩、流沙河、骆耕野，画家何多苓、周春